

王貴与李香香

李季原著 張萬一改編 高介云作曲

北京 宝文堂書店出版

秧歌劇

王貴与李香香

前 記

「王貴与李香香」是寫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時期，通过一双男女青年——王貴和李香香戀愛的故事，來反映陝北羣衆在党的領導下，对敌作堅決不屈的鬥爭精神的。

陝北三边死羊灣村的惡霸地主崔二爺趁荒年逼租打死了佃農王麻子，擄走他的十五歲的兒子王貴，以人抵租，強迫給他幹活，王貴即从此过着牛馬般的生活。後來，王貴受到同村農民李德瑞老漢的同情与照顧，像是又找到了家，日久天長，王貴便和李德瑞的女兒香香發生了愛情。但崔二爺利用勢力，擬霸佔香香，香香堅決拒絕，崔二爺即轉恨王貴。

共產党領導革命，燃起農民的積恨，王貴仇如烈火，暗中參加了赤衛軍。但王貴參軍事，不幸被崔二爺知道，並被崔所捕，受到非刑拷打，王貴英勇不屈，決不投敌。此時，香香連夜去給游擊隊送信，游擊隊和全村人民裏应外合，解放了死羊灣，王貴亦被救出，並和香香結了婚。農民們分到了牛羊土地，死羊灣變成活羊灣。王貴和全村人一樣有着火熱的革命熱情，就毅然參加了游擊隊。

过了不久，敌人回來並進行倒算。崔二爺更加兇惡，对香香也野心不死，用种种無恥手段逼迫香香，但香香寧死不从。崔二爺蠻橫实行「搶親」，強婚宴席上，游擊隊突然打回來了，惡霸被捉，農民們重獲解放，王貴和香香也重獲團圓了。

本劇是根據李季的同名長詩改編而成，並附有曲譜。

時間：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。

地點：陝北三邊死羊灣村。

人物：

王麻子——農民，六十餘歲。

王 貴——王麻子之子，第一場時十五歲。

李德瑞——農民，五十八歲。

李香香——李德瑞之女，出場時十八歲。

刘二媽——四十五六歲。農婦。

牛四娃——農民，二十餘歲。

馬 孩——農民，三十餘歲。

二 妮——農家姑娘，十七歲。

羣 衆——男女老少多人。

隊 長——紅軍游擊隊隊長。

隊 員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。

崔二爺——惡霸地主，四十七八歲。

大 禿——狗腿子，三十餘歲。

二 狗——狗腿子，二十五六歲。

媒 婆——四十餘歲。

連 長——白軍某部連長。

白 軍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。

第 一 場

在死羊灣的村头上，一片荒年景象。

（音樂奏第一曲）

崔二爺搖搖擺擺的上場，二狗托着水烟袋得意洋洋地跟在身後。

崔二爺：（看看周圍的景色）

（唱第二曲）

百靈子雀雀白靈子蛋，

崔二爺我家住死羊灣。

這地方，真正好，

窮人多，富人少，

吃酒肉穿綢緞我自在逍遙。

一眼望不尽的老黃沙，

沒一塊土地不屬咱家，

從嶺上，到嶺下，

從河坪，到山窪，

全靠着收租子發了家。

風吹大樹呼啦啦响，

崔二爺有錢又當保長。

驛馬成羣數不清，

樓房院蓋了半個村，

死羊灣我是小朝廷。

（手搭日罩望望遠方，打個呵欠）

（二狗見狀急將水烟袋雙手遞上，擦火、點火紙……

忙個不停）

崔二爺：遠遠的那是個什麼人？

二狗：（趕緊也打起日罩細看）啊，那不是咱們大禿？

崔二爺：喊他過來！

二 狗：（喊）大秃！大秃！这边來，二爺在叫你呢！

（大秃遠遠应声，一会兒跑上）

大 秃：（小心地）二爺，你叫我啦？

崔二爺：我教你到王麻子家收的租子收清了沒有？怎麼也不回來給我說一声！？

大 秃：那租子实在难收啊！

崔二爺：怎麼？

大 秃：（唱第三曲）

今年的莊稼沒有收，

莊戶人家都皺眉头，

打不下糧，吃不上飯，

餓的都像喪家狗，

教我实在难下手。

崔二爺：（大怒）渾蛋！任他荒年大旱，租子是不能不还！

蕎麥皮裏搾油，讓他無中生個有！看他們餓的都像喪家狗，你就实在难下手，像你這樣稀鬆蛋，還能給我把大事办！？嗯？嗯？……（氣兇兇地一步一步把大秃逼到牆角根才罷了）哼！稀鬆蛋！（狠狠地吹着火煤紙，呼嚕呼嚕的吸起烟來）王麻子哪？

大 秃：（战战兢兢的指着遠方）看！那不是就在河灘那边採樹葉子吃呢！

崔二爺：去叫他來！

大 秃：是。（小心地下）

崔二爺：（对二狗）去，折幾根柳棍子來！

二 狗：是！（要下）

崔二爺：等一等！

二 狗：（趕緊返回，搖尾乞憐地）還有啥事兒，請二爺吩咐吧，沒有一件辦不成的事。

崔二爺：王麻子來了，二爺教你打，你就打，你可不要像大禿那個稀鬆蛋樣子：見了窮光蛋就貓兒哭老鼠來個假慈悲。記住了沒有？

二 狗：記住了：「王麻子來了，二爺你教我打，我就打，可不要學大禿那個稀鬆蛋樣子：見了窮光蛋就貓兒哭老鼠來個假慈悲」。（復誦完了，得意地出了個鬼臉）是不是二爺？

崔二爺：（讚許地）好孩子！

（唱第二曲）

二狗这孩子真能幹，
從今後我對你多照看。
勁要大，心要硬，
教打就打好好辦，
可不能可憐那些窮光蛋！

二 狗：是，二爺。

（二狗下。大禿領着王麻子上）

崔二爺：（冷冷地）王麻子，今年的光景過的還不壞吧！

王麻子：二爺，別拿我開心啦！

（唱第四曲）

瞎子摸黑路難上難，
沒吃喝偏又遭荒年，
家裏沒糧地裏沒收成，

誰家不是叫苦連天！

吃完了野菜上樹梢，
遍地不見綠苗苗。
三月裏死人裝棺材，
五月裏死人拋荒郊。

我父子三天不得一飽，
頭昏眼黑再難熬，
生死保不定早和晚，
二爺倒說我光景好！

崔二爺：（冷笑）唔，你知道我為什麼「請」你來的？

王麻子：不知道。

崔二爺：（臉一變）別裝糊塗啦！

（唱第五曲）

王麻子不要裝迷瞪，
沒事兒不會把你請！
租子顆粒沒有交，
利錢沒有還分文，
三番五次派人去要，
不交租子光哭窮；
二爺我親自叫你來，
想試試你骨头有多硬！

（這時二狗拿着柳棍上）

二 狗：（狐假虎威地揚揚柳棍）看你骨头有多硬，能硬

过这！

王麻子：（渾身顫抖地）崔二爺，你……你你高高手讓我這一年吧！

（唱第六曲）

王麻子淚淋淋，
跪下來求情，
我哀求二爺多開恩，
可憐可憐我窮苦人！

今年天荒旱，
糧食無收成，
我父子三天沒吃飯，
租子實在難還清。

租子我還不起，
還有一條命，
這輩子給你還不清，
再輩子給你當牲靈！

崔二爺：（大怒）哼！

（唱第五曲）

短租子短錢短下糧，
老狗你敢拿老命抗！

（一脚將王麻子踢倒在地）二狗：給我着實打這個老東西！

二狗：（其勢兇兇）是！

（唱第五曲）

老東西今天反了你，

竟敢冲撞咱崔二爺！

（拿柳棍沒頭沒腦地亂打）你交不交？

王麻子：（在地上打滾）哎呀！……（強掙扎起來、反抗地）王麻子我短下你租子，沒有短下你的命！我當牛馬填還了你一輩子啦，你今天下這樣毒手！你……你縱然把我家地剷平，也找不出一顆糧食來，你把我的肚子剝開，也找不出一粒米來……租子怎麼我也交不了！

崔二爺：（更怒）交不了？我看你交了交不了！二狗，打！

二狗：（亂打）看你交了交不了？……

王麻子：（疼的滿地打滾）哎呀！救人哪！救人哪！……

（王貴跑上。隨着來了劉二媽、牛四娃、二妮、李德瑞等羣衆多人）

王貴：（奪住二狗的棍子，向崔哀求）崔二爺，我爹這麼大的年紀啦，怎麼能經得起你們……

衆人：（求情）崔二爺，你饒了他吧！

崔二爺：（上下打量了一下王貴）這是——

二狗：這是王麻子的兒子，名字叫王貴。

崔二爺：（點頭）好吧，大禿！

大禿：（正看的發呆，吃了一驚）啊？

崔二爺：（指王貴）把他拉回去，以人頂租子！

大禿：（拉住王貴手）走吧！

二狗：（狠狠一推）走！

王 貴：啊！崔二爺！（硬扭回頭來）爹呀！

王麻子：貴兒！（爬上去拖住）你們不能呀！

崔二爺：（照王麻子胸前踢了一腳）滾！

（王麻子倒地。二狗、大禿拖着王貴下，崔二爺亦跟着下）

（王麻子手脚動了幾下就不動了）

（衆人还想追上求情——）

牛四娃：（回頭來看看王麻子）快來啊！看王伯伯怎麼啦？

衆 人：（趕快把王麻子扶起來叫喊）老伯！

李德瑞：（摸了摸王麻子的口，擺手示意，輕輕地放下）
嚥了氣啦！

衆 人：（緩緩地站起來，看着這無辜的死者）
（唱第七曲）

孤雁失羣落沙灘，
鐵石人見了也心酸，
毛驢撞草垛沒長眼，
狗財主沒長人心肝。

打死了老漢拉走娃娃，
一家人落了個光場場，
冬天草木不生芽，
舊社會窮人不如牛馬！
（扶着死屍，悲憤地落淚）

——幕

第二場

在李德瑞的院子裏。破短牆後面是通往村裏的大路。
在短牆外面可以看見二狗推着王貴走過來。

二 狗：（作威作福）下了三片毛毛雪，就不能放羊啦？
再不趕快把羊趕出去放，小心二爺剝你的皮！

（二狗又狠狠地推了王貴一把，自己凍的發抖，趕快縮着腦袋，捂着耳朵跑下）

（王貴被推了個踉蹌。猛地北風攪着雪片撲面吹來，凍的打着哆嗦）

王 貴：（唱第八曲甲段）

風吹雪片刺骨寒，
沒有棉衣過冬天！

自到崔家三年多，
肚裏的苦水倒不完！

十冬臘月雪花飄，
想起我爹爹心裏扎鋼刀，

羊羔落地咩咩叫，
王貴我年輕啥事也知道。

老牛死了換上牛不老，

殺父的冤仇兒要報！

（望着村那邊咬牙切齒地發恨）

（李德瑞從屋裏走出來）

李德瑞：王貴孩子，你放羊剛回來？

王 貴：（走進院來）李叔叔，剛圈了羊。

李德瑞：（拉住王貴上下打量一下，搖搖頭）

（唱第八曲乙段）

一把拉住娃娃手，

兩眼不住淚交流。

年歲小，苦頭重，

沒爹沒娘孤零零。

孤雁失羣無依靠，

崔二爺待你好不好？

王 貴：（唱第八曲甲段）

牛驢受苦得餵草料，

王貴我四季吃不飽。

大年初一餃子下滿鍋，

王貴我還啃糠窩窩。

穿了冬衣沒夏衣，

六月天翻穿老羊皮。

雪天雪地去放羊，
身上穿的这破衣裳；

脚手凍爛血直淌，
乾糧凍成硬梆梆；

心想揀柴把火烤，
雪下的柴也着不了。

李德瑞 （唱第八曲乙段）

真是小啞巴吃黃連，
滿肚子苦楚沒處言。

老漢我今年五十八，
家裏只有個女娃娃。

窮苦人遇見窮苦人，
我的家就算你的家。

王 貴：（喜，感激地落淚）

（唱第八曲甲段）

沒家的人兒找到了家，

王貴我謝過老爸爸。

（王貴跪了下去，李德瑞急扶起）

李德瑞：外面冷啊，到屋裏烤烤火吧，孩子！

（李德瑞拉着王貴進屋，點起火來烤着）

（李香香手托簸箕從外面回來）

李香香：（唱第九曲）

冒着風雪碾粗糠，
凍的哆嗦餓的心慌。

脫毛毛雀雀過冬天，
沒有吃來沒有穿。

十八歲頂上牛半條，
累死掙活吃不飽。

（進屋。把簸箕放到一邊，掃着身上的雪花，注視着王貴）爹！？

（王貴也注視着香香）

李德瑞：（對王貴）

（唱第十曲）

女兒名叫李香香，
沒有兄弟死了娘。

（對香香）

王貴比你大一歲，
他是哥哥你是妹妹。
少爹沒娘孤零零，
今後咱就成了一家人。

李香香：（走近王貴，唱）

颶風下雨人閒下，
回咱家來歇一歇。

王 貴：（走近香香，唱）

羊肚子手巾包冰糖，

雖然是人窮好心腸。

二人唱：一個^{妹妹}哥哥，一個爸爸，

王 貴：（唱）

沒家的人兒找到了家，

三 人：（唱）

沒家的人兒找到了家，

找到了家。

（李德瑞把兩個孩子一邊一個摟在自己懷裏）

——幕

第 三 場

在死羊灣的村外邊。

山坡下一個井台，井台附近是一條大路。

李香香挑着水桶、提着菜籃子由村裏出來。

李香香：（唱第十一曲）

太陽落山紅艷艷，

香香我淘菜到井邊；

（放下水桶、菜籃。打水）

井裏打水繩兒短，

香香彎腰氣直喘。

（打上水來到一邊淘洗菜，一邊想着心事）

二道糜子碾三遍，

自小兒就愛莊稼漢。

地头上沙柳綠萋萋，

王貴是個好後生；

身高五尺渾身都是勁，

莊稼地裏頂兩個人。

交好的心思二人都有，

誰也害羞難開口。

（山坡上傳來羊羣的咩咩叫聲與王貴的鞭子聲、山歌聲）

王 貴：（在幕後吆喝羊聲）得，噓！

（唱第十二曲甲段）

山丹丹開花紅姍姍，

香香的人材長的好。

一對大眼水汪汪，

就好像露水珠兒草上淌。

（香香輕輕地隱在井台邊的大樹後面）

（王貴手持皮鞭上場）

玉米開花半中腰，

我早把香香看中了。

小曲兒好唱口難開，

櫻桃兒好吃樹難栽。

王貴我趕羊下山坡。